

众生丛书

生命体验系列

20位癌症患者的自述

刘中陆 编

握住生命的手

中国

众生丛书

生命体验系列

握住生命的手

刘中陆 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握住生命的手：20 位癌症患者的自述/刘中陆编. —北京：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，1997
(众生丛书·生命体验系列)
ISBN 7-5059-2732-9

I. 握… II. 刘… III. 报告文学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8144 号

书 名	握住生命的手——20 位癌症患者的自述
编 者	刘中陆
出 版 社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 所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责任编辑	杨小葵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 厂	南宫市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80 千字
印 张	12.25
插 页	6 页
版 次	199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6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732-9/I·2038
定 价	20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代 序

凡是得了癌症的人，不管你是否意识到，事实上你已经处在和癌症作斗争的第一线，每日、每时、每刻都在和癌症进行着殊死的搏斗。所以，精神状态就成为特殊重要的因素，“不靠神仙皇帝，全靠自己救自己。”——高文彬

在那种艰苦的日子里，我第一次重重地领略到了“勇气”二字的深刻含义。我不得不赞同海明威老人所说的：“勇气是压力下的一种风度”，也更加欣赏18世纪意大利作家维托利奥·阿尔菲耶里的那句名言：“勇气，通常是对求生而不是求死的考验。”的确，我由衷地体会到，在癌症的阴影下，一个生命所面临的远不止是压力，而是无时无刻不在你内心存在着的恐怖。作为癌症患者，求生比求死更难！面对痛苦，笑对死亡，带癌生存，那就是勇气！——丁 军

人得不服输，才有望走出逆境。——章央芬

有人把人的老年称为“第二人生”，并指出，“第二人生”可以弥补完善第一人生的不足。印象最深的是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。她63岁离开白金汉宫前发表演说时说：“人生从63岁开始。”是那样的自信。我又提出了“第三人生”的新观点：一个人遭受重大磨难，生命受到威胁后重新开始的人生，是“第三人生”。“第三人生”将比第一、第二人生更加超脱和潇洒，将产生质量上的飞跃。——袁正平

2 握住生命的手

提及癌症，一般人都认为是绝症，且联想到死亡。……说真话，我没有想到死，也不畏惧死，因为死亡是一种人生的正常现象，在许多情况下人都有死亡的可能性，不仅仅是癌症。

——高崇俊

我的抗癌经历说明，虽然与癌症的搏斗是艰难、痛苦的，但癌症病人仍能活得有质量，有意义。我们仍能够回报社会，为社会做贡献。在死神面前，人们表现出的勇气、真情和爱心是人生价值的真正体现。“抗癌明星”比任何明星更灿烂，因为他们发出的是生命之光。

——宋琳琳

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坎坷与挫折，面对它们的过程固然艰辛，但跨越了坎坷，征服了挫折就是幸福。如果人一生平坦，无忧无虑，该有的全拥有了，在旁人看来这好像是再幸福不过的了，其实不然，这种拥有已使生活变得平淡无味，失去了对任何东西、任何事情的追求与奋斗。所以说，追求与奋斗使人幸福。得病让我有了新的追求，新的奋斗目标。

——慧文

……我突然觉得，装饰外表是多么简单、容易，我可以用一两个小时就把自己修饰得亭亭玉立，光彩照人。然而，要修饰自己的内心是多么的艰难！一个人只能在经历过酸甜苦辣之后才能知道什么是五味人生。一个人只有体验到什么是多味人生后才能成熟。

——周芬

人在走投无路时才想到去开辟路。 ——李守荣

我所经历的不幸都带给过我痛苦，但经历之后，留给我的是一笔财富。每一次不幸的经历，都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，锻炼了意志，增长了才干，都不留情面地革除着我性格中虚荣的东西，使我变得真实。

——沈士芳

我敬佩数学家华罗庚，他在誉满全球之时给自己起了“再洛”这个笔名。“再洛”是英文 zero 的译音，意思是零号，零点，零位，他是一次次从零走向人类智慧的辉煌顶峰，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。

我，作为一名获得新生的癌症患者，更要不停地寻找这辉煌的零点，以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——邹鸿君

虽然失而复得的生命应该珍惜，但我觉得这延续的生命应该继续呈现其价值。

——成彩娣

我觉得我重新开始，生命也得重新开始。……但人生究竟是短暂的。这种重生的伙伴关系能否恢复，即使恢复后又能维持多久，我不敢想。但我却想马上就动手工作，把这些伙伴们请出来，与我再共同重温那个像是属于前一个世界——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——的旧梦。这个梦从此刻起我又开始来做，我并且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它的境界，在这境界中我又想要开始忘掉了年岁和自己的体力实况。在一些具有丰富世故的人的眼中，这也许是一种荒唐的行径，但就是在这种行径中许多文学家、艺术家、哲学家——甚至革命家，度过了他们的人生。我想，大概也亏了他们所度过的这种人生，人类世界才有今天这样的文明。

——叶君健

4 握住生命的手

在生活的长河中，每个人都要独自面对人生的坎坷与挫折，但是，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。当别人支撑起你时，你会感到力量和欣喜。同样，你为别人支撑起一方天地时，也会获得欢乐和愉悦……

——莎 莎

一个人不论处于何种逆境，只要充满希望，只要不放弃对人生目标的追求，生命不息，拼搏不止，就一定能达到胜利的彼岸。生命将会在希望和目标的追逐中延续。

——纪 燕

回想起 1984 年得癌到今天，我百感交集。我只想说：孩子们让我拥抱你们，让我替你们把拐杖扔了，你们勇敢地飞翔吧！你们会成为强者，你们会成为飞鹰！而我，将坚守在“残培”这块土地上，和大家一起为她创造一个更加璀璨缤纷的明天，迎接新的年轻朋友。我深信，我的生命还会延续下去，因为“残培”需要我，正如同我需要“残培”一样。但即使命运决定我远去，我也无悔无怨，因为我已经把爱永远留在“残培”了。

——卢守荣

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紧紧地系在一个群体上的时候，他看到的，是生命的延续。

——周 佩

当你以微笑面对世界时，你一定会得到幸福。

——文 珊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人出生伊始，应在往归宿那天奔走，只不过这个人生的旅途有短有长，有的人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，

是匆匆的历史过客，有的人在人间为后人，为世界留下些有用的东西，在历史的长卷上，留下一点足迹。谁都知道，“人生苦短”，但为什么不抓紧今天，抓紧现在，抓紧手下呢？

年轻人，莫让你的生命之舟，在时间的长河中空荡吧！

——李世铭

目 录

1 / 代序	卢宇荣
1 / 生命在延续	莎 莎
26 / 我和我的癌病朋友们	沈士芳
40 / 经历生活	袁正平
53 / 十六岁的“花季”	章央芬
116 / 三十五年的等待	宋琳琳
129 / 抗癌明星与抗癌克星	丁 军
142 / 让希望托起生命	叶君健
161 / 病中杂记	文 珊
183 / 平安在心	雷璐丽
195 / 活着很难,但活着很好	李宇荣
202 / 人生舞台	高文彬
212 / 有幸得癌	慧 文
239 / 相依为命,重获新生	高崇俊
248 / 像健康人一样生活工作	纪 燕
256 / 生命的召唤	成彩娣
283 / 敬业的力量	邹鸿君
288 / 自我否定与再生	周 佩
305 / 信念、意志、希望	周 芬
311 / 生命的彻悟	李世铭
328 / 莫让生命之舟在时间的长河里空荡	刘中陆
377 / 编后感	

生命在延续

卢守荣

我曾在那不由你不赞叹的中山大学校园里读了四年书。我享受过如诗如画的校园景色，紧张学习的乐趣和年青人的友谊和激情。毕业后留校教书。从此，我获得了另一种享受。我享受站在大学讲台上教学的自信和授与的满足，享受读书、钻研和思考中才会得到的孤寂与领悟。

我有一个快乐的家，充满笑声的家。我有众多的亲人，相亲相爱。我有不少知己，苦乐与共。

我真真正正欢乐过，幸福过。

然而，生活中有阳光灿烂，但难保不会骤起狂风。

从绝望中走出来

我是学英国语言文学的。文革后，我教语法、修辞和作文，三个班的课。有差不多一年时间，我声音有点沙哑。去了几家医院，没有发现什么。最后，声嘶了，到一家肿瘤医院检查。我被确诊为喉癌：在声带上有癌肿。

妻子和女儿听到医生坦率的话，哭得很伤心。

跟着医生又说：“不要紧，还算发现早，放疗吧，我保证百分之九十九可以治好你。”

我从来都信赖医生的，更何况有那个“百分之九十九”？我没有惊慌失措。我还记得，离开医院时，我是骑着摩托车径直返校的。

那是1984年6月，我50岁。

开始接受放射治疗了。医生说我个子大，可以按“外国人的标准”，加大放射量。我接受近两个月的放疗，一周五次。进入第二个月时，反应逐步加剧了，吞咽很疼，吃半流，喝水，都难受，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淌下泪水。我怕妻子发觉，借口说“看电视”，捧着饭碗在客厅里一小口一小口艰难地咽下。

两个月过去了，我真的被“治好”了。家里逐渐有了点笑声。不过，从此大家都很少提到“癌”字。

我照常生活，照常工作。声沙也好了。生活又充满阳光。可惜，命运捉弄人是不讲时间的。1986年深秋，我咳嗽喉痛，继而咳出血，医生诊断：喉癌复发。家里又是一片浓浓的愁云。

怎么治疗呢？医生有不同意见。有医生认为应该“全喉摘除”，他们说：安全些，可避免癌细胞扩散，“不能讲话，一样可以生活呀！”另外有医生建议：声带“半切除”，即把声带有癌变部分切除，保留另一半。“这样仍然可以讲话，声音会微弱一些，但生活质量会高很多。”

家庭会议的决议是：半切除。妻子对着我和儿女细细地分析“半切除”的利与弊。“半切除后，为保险起见，再接受放疗。爸爸从此就平安无事了。”妻子秦德庄是中山医科大学英语培训中心的教授，教了30多年医学英语，算是半个医生了。

我内心十分感谢主张“半切除”的医生和妻子。因为我是一个开朗乐观的人，爱与同事、家人、朋友讨论、争辩大至世界大事，小至蚂蚁的生态。如果一下子成为哑巴，这痛苦怎能

忍受？

手术很顺利，半麻，刀剪声听得清清楚楚，两个小时就回到病房了。不久，我又开始接受第二次放射治疗。你可以想像出，这次反应的剧烈程度。用一句话可以概括：刻骨铭心的咽喉痛。吃完一碗面条，已是一脸的汗水和泪水。

两次放疗后，我脖子上出现小半个巴掌大的烙印，像被火灼伤过。我讲话的声音微弱多了，距离超过6尺，别人就听不清楚。有时，我用无线话筒和人交谈，还算是方便的。

于是我照常生活，照常工作。尽管讲话不比以前响亮，但我还有说有笑，享受生活，豁达开朗。

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经历过“思维突变”？这往往是一桩十分意外的事，令你震动，令你想到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。我有过一次痛切的体会。

有一天，我去医院取药。大楼前围了一群人。我好奇，也凑过去看。我看见一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住院病人倒卧在水泥地板上，满脸是血，一动不动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“唉，肺癌，不治之症。想不通，跳下来了。”一个像是医院工人的中年人对旁人说。

我一下子惊呆了。肺癌？不治之症？自杀？

为什么老说癌症是“不治之症”？普通老百姓这么说，怪不得他。平时打开报刊，常见“不治之症”几个字，传媒也凑这个热闹，太不该了。不是说早期发现的癌症可以治好吗？不是说中西医“联手”治癌有办法吗？不是说有癌症患者依靠自我心理治疗，病好了吗？不是说有百分之多少多少的患者存活期超过5年，就被认为痊愈了吗？

我又哀伤又生气地离开了自杀现场。心想，说不定自杀的患者就是被那些不断地嚷嚷“不治之症”，的人吓怕而自尽的！

打那以后，我开始心里有块石头，头上有个阴影。我想到死亡，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和临近。我不断在计算，从得病算起，还有多少时日才够5年？我真盼时间过得快些，再快些。最好一觉醒来已过5年。不少癌症患者往往惊恐、绝望，对生活失去信心和兴趣，平时表现出忧郁、孤独、易怒。但也有一些癌症患者豁达、乐观、驾驭自我，争夺时光，重创人生。我原来算是个开朗、乐观的人，即使放疗失败，做了半喉切除后，我仍能直面人生，没有失去信心，失去理想。但是，一具自杀者的尸体，一声声“不治之症”，竟然改变了我。

人们很快就觉察到我的变化。他们开导我，鼓励我。有一位肿瘤专家简单而又深刻地概述，为什么一些病者得知自己患了癌症，去世得特别快。他说：“他们不是病死，而是‘吓死’、‘饿死’。因为怕，不睡不吃，怎能不死？”我姐姐从美国给我寄来了一本书：“Killing Cancer”（《战胜癌病》），作者（Jason Winters）是一位电影特技演员，46岁时患了晚期喉舌癌，而且癌细胞已扩散了。十几家医院的诊断都一致认为他“生存机会微乎其微”。但作者没有坐以待毙，以乐观的态度接受种种治疗，终于战胜癌病，著书时已55岁。这本书在美国发行量超过600万册，给众多癌症患者以很大的鼓舞。我阅读了三遍，读一次，心里平和一次。

我刻意隐藏心底里的忧虑，假装对生活有信心。但是，孤僻和易怒瞒不过妻子和孩子们。他们了解我，他们不是用言语给我鼓励和温暖，通常多是说：“爸爸上街吃饭吧”，或者巧妙地提议：“爸爸，我们去旅行吧。”于是，不管什么“节”，元旦、春节、国庆节、父亲节、母亲节、甚至教师节，我们经常外出：深圳、珠海，珠海、深圳，因为这是离广州最近的两个旅游点。和家人快快乐乐在一起时，心头的石轻了，头上的阴

影淡了。

我逐渐地又是我了，没有太多忧虑和彷徨。工作、读书、思考，生活充实，并没有迷失人生的方向。当然，私底下不时在计算：发病至今有多久了？4年8个月了。还差4个月满5年。快快速度过这120天吧！

可是，正是在这未来的120天里，我经历了一场肉体 and 心灵的磨难。

1989年初春，我咳血。来势很凶猛，每咳一次，就是一口鲜血。我立即被诊断为：喉癌再度复发。结论只有一个：即时全喉摘除。

我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等待着5年里的第二刀。我给自己安慰：手术会和第一次一样，一两个小时就完了。以后不能讲话，就用笔写吧。全喉切除，一劳永逸，再活5年，不更好吗？我还真有点儿潇洒。

然而，住进医院后，我足足等了一个月还未做手术。我仍在咳嗽。医生天天给我打针、服药，不断地做这样那样的检查。我越来越难过，越来越暴躁。死亡的若即若离的感受，会令人疯狂。后来我知道，其实是医生和妻子瞒着我：我的心脏有毛病，我原有的糖尿病发作，我的肝功能出现问题。因此，医生必须千方百计把这几种病的指标降下来。最令我妻子心急如焚的还不仅仅是这些。由于我曾两次放疗，颈部皮肤已“焦化”，这次做手术，不可能缝合伤口了，因此，要植皮，把前臂的皮连同血管、神经移植至颈部，再把大腿的皮移植至前臂上，至于大腿就让它慢慢地重新长皮。但是，这家医院以前未做过这类植皮手术。我是第一例。有医生不主张做手术，认为几种病在身，手术时间长，风险大。多年后，我才知道，是妻子哭着哀求两位主任，用泪水打动了医生的善心从而鼓起了他

们的勇气。

上午8时，我被推上手术台。此刻，我平静了。我眼前一再出现刚才送我到手术室门前的脸孔：妻子的，兄弟的，孩子们的。他们安慰我的微笑，在我眼里，是那么的无奈、凄凉。

上午9时，我完全失去了知觉。后来，他们告诉我，我是晚上9时从手术室被直接送到监护室的，这就是说，手术长达12个小时。

我在监护室躺了4天。这4天，我是恍恍惚惚、昏昏沉沉地度过的。我只记得颈部的切口难以忍受的刺痛。一盏红外线灯对准我颈上的割开的洞口照射，更增加了灼痛感，右臂的植皮处和大腿的创口像针刺般难以忍受。手足被缚在固定板上。我张口讲话，一丝声音也没有了。哑了！我哑了！嘴巴的张动引起整个颈部的剧痛。啊，比死还难受。难道为了“生”，必须先“死”？真的要死而后生吗？！这身和心的灼痛的瞬间，从此把记忆永远定格在脑海里了。

我从监护室被推回病房的头两三天，仍是半醒不醒的。等到我睁开眼睛时，我模糊地意识到病房静得很，一切都仿佛凝固了。我强烈地意识到，我这个教语言的教师，不能再上讲台了。一个哑巴！一个哑巴！我欲哭无泪。

真是雪上加霜：由于口腔出现意外的瘘管，我不能用口进食，只能“鼻饲”：用小胶管从鼻孔插入胃里，家人替我把牛奶或肉汤用注射器注入胃里。整整两个月，我就以此吸取起码的营养。还由于整个喉部被摘除了，声带、气管也没有了，因此必须在颈部切开一个大小约两分钱硬币的洞口，作为呼吸道。为防止“洞口”收缩，又必须日夜在“洞口”插入一个胶管至呼吸道。整整半年，我都必须插着这个刺激我不时呛咳的胶管。

生活真是艰难。精神上的痛楚丝毫不亚于肉体上的。绝大多数癌症患者手术后对生活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。而我，一离开手术台就立即成为一个语言残疾人。过去，声音洪亮，曾在数百人的游行队伍前领喊过口号；上课，一连4节没有丝毫问题。现在，不能教学，不能讲话了。躺上病床上，哪怕仅仅要对医生护士表示一下“谢谢”、“对不起”，也必须找笔找纸匆匆写上。术后两个月期间，为了向医生护士讲述感觉，为了和探访者“交谈”，为了请家人替我做事，我都要写，我整整用了18本100页的本子。如此过日子，今后，我还能干什么？我还有什么作为？我的后半生将怎么样度过？我心理极度失衡。我暗自流泪。我甚至像那位肺癌患者那样，动过自杀的念头。一个骤然瘦弱的躯体，一个濒临崩溃的精神世界！

但我并没有自我毁灭。

是什么，是谁把我那挣扎着的生命安抚下来？

是真情，是爱。是爱，是真情。

我的亲人、同事、朋友和学生在我手术前和手术后，都曾在我的病床前用不同的言语，不同的方式真诚地表示同一的祝愿：祝你一生平安。我的一个朋友，在我手术的前一天和他的夫人专程从境外赶到医院，含着泪，动情地问我他能为我做什么。

一位美国教授（Mrs Skinsners），我妻子的朋友，从我手术后的第5天开始，她天天下午都蹒跚地走来探望我（她轻度肢残）。她握着我的手，讲她家里几位患病者，如何面对痛苦，如何战胜疾病。一位70岁的老人，有一颗滚烫的心。我默默地望着她，感到人类善良者的心灵是那么的接近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她。

我以前的一个肢残学生和她的先生从香港匆匆到广州，专